

血 贱 丹 心

深 羽 生 著

二

新派长篇武侠名著

血溅丹心

梁羽生 著

二

团结出版社

“这事果然扯得太远了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在下没空与你扯那不相干之事，要动手就趁快。”

彩舆中人语调忽又转冷，一字一字道：

“本座若然动手，你就没有命了。”

杜君平深知眼下情势险恶，彩舆中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实学，心念一转之下，高声说道：

“刀剑无眼，既经动手相搏，死伤自是难免，在未动手之前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”

彩舆中人道：

“如若不是过份之求，本座可以答应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云鹤师伯身负内伤，让他先行离开此地。”

彩舆中人格格笑道：

“他乃鬼头令下追捕之人，本不能轻易纵放，可是本座仍然破例答应你了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如此在下便可放手和你一拚了。”

他虽是一番好意，但却大大损伤了云鹤的自尊心，浓眉一掀，厉声道：

“平儿，你把师伯看成什么样人了。死生有命。师伯岂是贪生怕死之人。”

杜君平大为惶恐道：

“师伯，你……”

云鹤道长仰天一阵狂笑道：

“师伯闯荡江湖数十年，从来就没有把生死二字放在心

上，难为你一片好心了。”

杜君平此刻才恍然大悟，此举实是弄巧反拙，要知武林中人大多轻生重义。云鹤道长成名多年，岂肯在此种情势下，苟全性命，听出师伯语中颇有责怪之意，心中大是不安。

彩舆中人突又开言道：

“本座言出必践，答应之事绝不反悔，他走与不走都是一样，你放心好啦。”

杜君平心中蓦起一股悲愤之气，厉声道：

“闲话少说，在下恕难久等。”

就在这时，寺内突然飘出一阵琴声，其声悠扬飘忽，回荡空中，就是不识音律之人，亦感浑身舒泰，如沐春风，场中剑拔弩张之势，竟为之一缓。

相持约有盏茶时间，彩舆中忽然传出那清冷的嗓音道：

“便宜他了，走！”

彩舆随声而起，飞也似的向来路退去，上官延龄司徒颢同时一怔，二人互看了一眼，默然追随彩舆之后，飞奔而去，寺内琴声随即嘎然而止。

杜君平长吁一口气，纳剑入鞘道：

“他们为何无故撤走？”

云鹤道长面现惊讶，沉吟良久，慨叹一声道：

“平儿，咱们该走了。”

杜君平若有所思的道：

“看来他们是听了琴声才撤的，抚琴之人莫非是白眉禅师？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也许是的，但依师伯看来，似是另有其人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咱们何不进去看看。”

云鹤道长摇头道：

“不用了，他若有心与咱们相见，这时便该露面了，不愿相见，进去也是枉然。走吧。”

经这一阵耽搁，日影已渐西斜，只听寺门传来白眉和尚的话声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、善哉。”

杜君平忍不住扬声问道：

“刚才那阵琴声，可是禅师所奏？”

白眉和尚微笑道：

“似老纳这等愚鲁之人，那会通晓音律，小施主你错认人啦。”

缓缓踱出寺门又道：

“天色已经不早，二位何妨在此歇息一宿再走。”

云鹤道长听后，心里不觉有气，暗道：“刚才一再催促离寺，如今又挽留住下，究竟是何用心。”

于是冷冷答道：

“多谢禅师美意，不用了。”

白眉和尚喟然叹道：

“刚才不留二位，实是事非得已，道长不必介怀，请进来吧。”

杜君平目视云鹤道长道：

“既承禅师一番好意，咱们就留下吧。”

云鹤道长因欲探询那位抚琴之人，也就不再坚持，大步随着白眉和尚，进入寺内，暗察西厢，仍是竹帘深垂，毫无动静。

二人再度来到客房，杜君平开门见山便道：

“禅师容留我师徒在此住宿，不怕罪神风堡么？”

白眉和尚长眉微掀，目中精芒电射，但瞬又恢复常态，徐徐道：

“此一时彼一时，即令开罪于他们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

云鹤道长目光犀利，已然看出白眉和尚乃是一位非常之人，随道：

“彩舆中的那人，禅师认识么？他似是为琴声所惊走。”

白眉和尚喟然叹道：

“此人亦是大有来历之人，只是陷溺太深了。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神风堡主乃是千手神君东方玉明，听他刚才口吻，似在神风堡具有无上权威。”

白眉和尚道：

“江湖纷乱迭起，凡事不可以常理测度。”

杜君平忍不住插言道：

“刚才那位抚琴的高人在么？晚辈极望能拜见。”

白眉和尚微笑道：

“他已走了。”略顿一顿又道：

“这里有几位朋友等着和二位相见呢？”

但听门外一阵哈哈朗笑，鱼贯进来四五个人。当先一人，峨冠博带，正是昆仑妙手书生马载，并肩而行的是，青衫剑客尹仲秋，后随的有门徒王宗汉、李俊才。

杜君平料不到会在这里遇见王李二人，起身欢然叫道：

“二位兄台久违了。”

他虽曾在飘香谷见过马载和尹仲秋，那是暗中所见，照说并不认识，可是事情怪得很，妙手书生却抢先拱手哈哈笑道：

“杜世兄技艺高超，神出鬼没，兄弟佩服之至。”

杜君平怔了怔道：

“前辈夸奖了，微末之技，算得了什么。”

妙手书生又对云鹤道长拱手道：

“道长也来了这里？”

云鹤道长稽首还礼道：

“一言难尽，请坐。”

几人落坐后，妙手书生目视杜君平道：

“杜世兄那天是如何冲出神风堡的？”

杜君平愕然一怔，不便说出千手神君留在石室之事，含混其词道：

“说来实是侥幸得很。”

妙手书生轻喟一声道：

“我等一时不察，俱都陷入机关埋伏之内，不想千手神君突又改变主意，把失陷在神风堡的江湖同道，又都释放出来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实则他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尹仲秋突然插言问道：

“杜世兄怎知他有苦衷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详情晚辈也不明白，只觉神见堡的主宰，并非千手神君。”

尹仲秋喟然叹道：

“南毒西怪俱都在神风堡出现，这证明神风堡确是藏龙卧

虎之地。今非昔比了。”

妙手书生哼了一声道：“岂只是南毒西怪，北妖东魔也已成了天地盟的人。”

云鹤道长朗声笑道：

“好啊，鬼魅魍魉，牛鬼蛇神俱都入盟，当真是天地之大，无所不包。”

妙手书生接道：

“由此看来，天地盟内份子已是皂白不分，九九会期，不知会搅成一个什么模样。兄弟还得即时赶回山去，将此事回禀掌门师兄，早作准备。”

尹仲秋插言道：

“千手神君突将陷于堡内的同道，俱都释放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顿了顿又道：

“缚虎容易纵虎难，神风堡纵有天地盟作为靠山，只怕难攫众怒。”

妙手书生怒气勃勃，仰面一阵哈哈狂笑道：

“我就不信凭几个邪魔外道便可主宰武林，萧铮此举实是极其不智，早晚难免自取灭亡。”

半天都没有做声的白眉和尚，徐徐开言道：

“老衲遁迹空门，指望从此青灯黄卷，皈依我佛，消除一身罪孽，万想不到是非之来竟至身不由主……”喟叹一声又道：

“武林同道为求平息纷争，予江湖留存一份公道，发起组织天地之盟，原以为从此可以相安无事，怎料祸患竟发于天地盟中，实是可叹。”

尹仲秋慷慨言道：

“禅师不用发那无痛呻吟，尹某深信公道自在人心，尹某

只要仍有三寸气在，决不坐令邪魔猖獗，鬼域横行。”

马载朗声长笑道：

“兄弟与尹兄可谓难兄难弟，不论情势发展如何，马某定必与他周旋到底。”

两人言词激烈，慷慨陈词，使在座之人深受感染，云鹤道长霍地立起身来接道：

“九九会期眼看就到，事不宜迟，二位果有救世之心，贫道愿附骥尾。”

马载接道：

“话虽如此，但蛇无头不行，仍该有个主持大局之人。”

尹仲秋沉吟有顷，抬起目光四座一扫道：

“武当乃是名门大派，云霄道长此番来到神风堡，原就有意与盟主商谈，何不就推举他出面，不知诸兄意下如何？”

马载，云鹤齐声道：“尹兄所言极是。”

尹仲秋目光转向杜君平道：

“杜世兄意下如何”

杜君平因在座均属长者，他原是极其尊重长者之人，是以半晌没有开言，尹仲秋此刻针对他问话，不能不表示意见，当下欠身道：

“晚辈未学后进，那有说话的份儿，”想了想又道：

“晚辈尚须向一位长辈请示极宜，恐怕不能随各位前辈行动。诸位但有所决定，晚辈无不遵从。”

云鹤道长知他另有父执前辈，暗中策划，唯恐他轻率吐露，忙接话道：

“他去与不去，都无关紧要。”

尹仲秋正色道：

“话不是如此说，杜世兄乃是杜大侠之后，此番天地盟传出鬼头令牌，亦是因他而起，九九之会，那能少得了他。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贫道并非指的九九会期，而是说武当之行是用不着去。”

尹仲秋朗声笑道：

“道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前番七派之人前去神风堡，路过松林竟遭西怪暗算，若不是杜世兄及时赶到，只怕都要遭受毒手，他可说是云霄道长与兄弟的救命恩人呢。”

杜君平心中暗暗奇异，忖道：

“这些时我明明在神风堡地室之内，何曾会见着西怪，莫非他们认错他人？”

马载接着尹仲秋的话头道：

“此行并非是要杜世兄挟恩，而是因为武当、少林两派，均属当年选拔盟主作证之人，杜大侠乃是盟主候选人之一，现今既死得不明不白，杜世兄自然有权请他们出面查究。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二位的意思贫道明白了，这事你我均可代他致意，等他事完再去也是一样。”

尹仲秋与马载逐不再坚持，立起身道：

“事不宜迟，何妨此刻就起程。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二位既都认定时极迫促，贫道岂敢有误。”

立起身来对杜君平道：

“你就在此留宿一夜吧，师伯须得连夜赶去武当谒见云霄道长。”

杜君平颇为不安的道：

“师伯的伤势未痊，怎能连夜赶路？”

云鹤道长道：

“不用担心我了。师伯还能挺得住。”

尹仲秋见云鹤道长已然起身，遂对王宗汉道：

“你不用去武当了，可与俊才伴着杜公子留在这里吧。”

王宗汉、李俊才与杜君平相处时日虽然不多，可是彼此惺惺相惜，情谊十分深厚，见面本有许多话要说，只因长辈在座，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，今见师父吩咐他们陪伴杜君平，心中甚是欣喜，躬身答道：

“弟子遵命。”

尹仲秋吩咐已毕，三人同对白眉和尚拱手道别，一齐行出门外，迳自出寺而去。

白眉和尚起身道：

“老衲该做晚课了，你们三位谈谈吧。”起身也行出了客房。

李俊才憋了许久没有说话，此刻才行轻松起来，摇着纸扇哈哈笑道：

“前番在九洲镖行，沾了杜兄不少的光，若不是那魔女暗中照顾，我二人恐怕要栽在九洲镖行。”

杜君平脸上一热道：“李兄不要取笑。”

王宗汉正容道：

“此事确是实情，并非俊才弟取笑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此女心地到也不坏，可惜自幼生长在魔窟，陷溺太深了。”

王宗汉道：

“她对杜兄可是一片真情。”

杜君平若有所思道：

“她错用工夫了。”

王宗汉知道这话确是事实，话题一转道：

“杜兄此后作何打算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小弟明天便得起程赶去飘香谷。”

王宗汉浓眉一皱道：

“飘香谷向例不容男子擅入，家师着我二人陪杜兄，如杜兄入谷，我等怎么办？”

杜君平想了想道：

“此事到无庸顾虑，二位不是外人，小弟可以向阮姑娘说明。”

王宗汉道：

“阮姑娘是谁，她能做得了主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她乃谢前辈的首徒，名叫阮玲，如今可以说是谷主了。”

李俊才突然插言道：

“杜兄果真明天便要起程？”

杜君平点头道：

“阮姑娘已和小弟约好，恐怕到时还有几位前辈要来，小弟如何可以不去？”

李俊才似是十分扫兴，沉吟有顷，说道：

“小弟的意思，希望杜兄晚两天再起程。”

杜君平见他欲言又止的神态，知道定有原因，随道：

“如果李兄果真有事，小弟可以考虑留下两天，事完再连

夜赶去。”

李俊才微微一笑道：

“事情到不十分要紧，小弟说出来大家再作商量。”

见他二人没有出声，继续说道：

“小弟此番与家师同时陷入神风堡，经几天的仔细观察，觉得主宰神风堡的，并非是千手神君。”

杜君平笑道：

“此事不足为怪，神风堡既系天地盟的行坛，主宰之人当然是盟主了。”

李俊才摇头道：

“并非是盟主，而是另有其人。”

杜君平突然想起彩舆之事，点头道：

“我知道了，此人乃是一女流，莫非就是千手神君的夫人？”

李俊才恍然大悟道：

“是了，此人纵然不是千手神君的夫人，也必是他最为亲密之人。”想了想继续又道：

“小弟因见神风堡内囚禁之人极多，心中甚为懊恼，以为纵不终身囚禁于堡内，也得经过相当时日，那知不出三天，所有被软困之人，俱都被释放出堡，这一来到使大家迷糊了。”

王宗汉接道：

“想是神风堡自知难与各派为敌，是以一齐释放。”

李俊才把头连连摇道：

“俗语说得好，缚虎容易纵虎难，神风堡内留有人质，各派多少有些顾虑，如今全部释放，各派可以放手与他们周旋了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他既然敢于全部释放，那证明他已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各派了。”

李俊才道：

“不论如何解释，小弟总认为内中必有原因，是以希望杜兄留此二天，察看动静，小弟已然隐隐觉出，江湖上一切乱源，可能都出自神风堡。”

杜君平素知他料事如神，当下点头道：

“小弟亦已觉出，神风堡似乎笼罩了一种神秘的色彩，千手神君虽是一堡之主，许多事情他也作不了主。”顿了顿又道：

“就以午间所见那乘彩舆来说，她自称天地盟的副盟主，而且随侍之人，又是上官延龄与司徒颢，那证明此人已取代了千手神君之地位，不然岂敢自称副盟主？”

王宗汉朗声一笑道：

“杜兄如若有兴趣，咱们不妨暗中去神风堡探看一番。”

杜君平把所经之事，细细思忖了一番，忽然觉出千手神君的处境，甚是危殆，他与阮玲在神风堡地室三月，得千手神君之指点极多，同时也瞧出千手神君似乎武功已失，指点武功之时，步履身法，均不似身具上乘内功之人，当时阮玲便曾提到这点，如今把各事加以连串，果觉可虑之处极多，暗忖：

“莫非千手神君也和红脸老人一样，遭了人家的暗算？”

他一味沉吟不语，王宗汉误以为他有所顾虑，随道：

“如若杜兄对神风堡之行，感到不妥，咱们可以作罢。”

杜君平摇头道：

“王兄错会我的意思了，只因小弟忽然觉出千手神君情势堪危，咱们得设法助他才是。”

轻喟一声又道：

“实不相瞒，说起来千手神君对小弟尚属有恩呢。”

李俊才沉吟有顷道：

“依小弟的看法，不去神风堡也行，咱们可以来一个守株待兔之法。”

王宗汉道：

“何谓守株待兔之法？”

李俊才立起身来道：

“刚才那乘彩舆来到，目的在追查解救云鹤道长之人，可是却被那琴声惊走，由这件事，咱们可以看出；第一，对方必然极其看重救了云鹤道长之事，是以亲自前来追查。第二，那抚琴之人，武功必有令彩舆中人畏惧之处，不然她不会轻易撤走……”

杜君平接道：

“是以李兄认定她决不肯就此罢休，必会多带高手前来。”

李俊才点头道：

“最低限度也得来查看一番这寺的住持是何许人物。”

王宗汉乃是极重道义之人，忍不住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老禅师岂不是有了麻烦？”

李俊才迈开脚步，在室内踱了两圈道：

“是以小弟想到与其去神风堡涉险，不如就在寺内以逸待劳。”

杜君平朗声一笑道：

“敝师伯已然离去，小弟再无顾忌，可以放手与她一拚了。”

李俊才道：

“此一战意义极深，咱们可以藉此得知对方主脑人物究竟

是谁，说不定对九九会期大有裨益呢。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李兄所言极是，咱们要不要将此事告知白眉禅师？”

李俊才摇头低声道：

“不用了，小弟已然觉出，此位老禅师定然是位非常人物。”

王宗汉与李俊才，乃是各派晚一辈人物中，最为杰出人材，无论武功见识，俱都高人一等，杜君平与他两人可谓一见如故，彼此俱都寄以极深信赖，而且李俊才隐隐成为三人中的智囊，他的意见，杜君平与王宗汉均无异义。

三人堪堪商量好，寺院之内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笑声，杜君平哼了一声道：

“果然不出李兄所料。”

王宗汉噗的把灯吹熄道：

“咱们出去看看。”

李俊才举扇当胸，身形一跃，穿出帘外，杜君平紧接着行出。

这座寺院规模甚小，一眼便可看清寺院情景，只见白眉和尚正与一位绛衣丽人对面立于禅房外小院落内，杜君平心头一动，忖道：

“此人莫非就是彩舆中人？”

绛衣丽人似已觉察有人行动，扭过头来看了一眼，突然一飘身越近杜君平道：

“原来你还没有走。”

杜君平沉声答道：

“不错，夫人可是彩舆中人？”

举目对她细看，仿佛竟似飘香谷内传他飘香步法之人，心中不由大为震骇。绛衣丽人微微笑道：

“你的性格饶有父风，可是从你种种作为看来，却比你父差远了。”

杜君平听她口吻，似乎与爹爹十分熟悉，遂道：

“夫人能说出在下哪些行为不当么？”

“你是非不分，只知盲目听人指使，这样岂不是太以危险？”

杜君平不以为然道：

“在下年青识浅，听从父执长者之言，那也是极其寻常之事，这又有什么不对？”

绛衣丽人格格笑道：

“杜飞卿名满江湖，相识满天下，凡有一面之交者，都可自称是父执，你岂不是每个人的话都要听了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这就要看他的为人与用心如何了？”

绛衣丽人笑道：

“你又凭什么来衡量人家的用心是好是坏呢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他素不擅言词，一时之间竟想不出适当的言词。

白眉和尚唯恐他出言不慎，尽吐心中之秘，干咳了两声，正待插言。

绛衣丽人横了他一眼道：

“用不着你多言。”

白眉和尚似对她十分惮忌，竟住口不敢再出声。